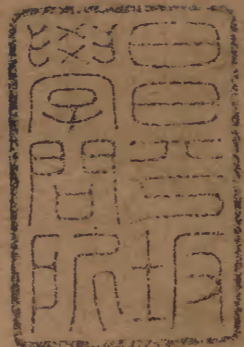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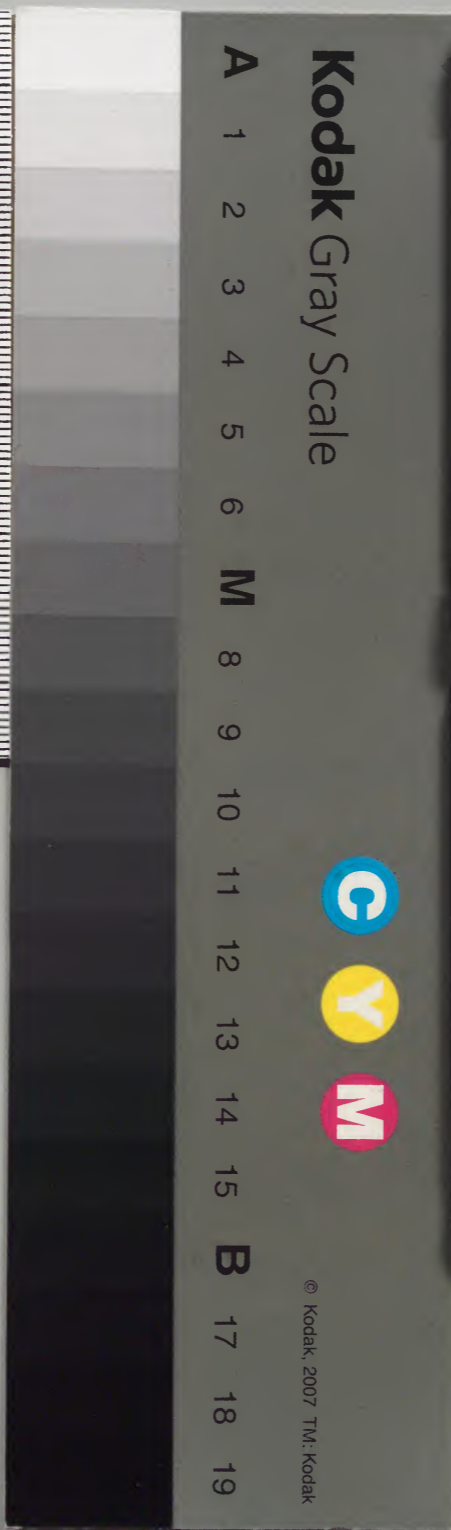
弁山堂別集 廿六之八



漢書門			
三	二	五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二	漢
八	二	二	書
一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62	
冊數	32 (8)		
函號	286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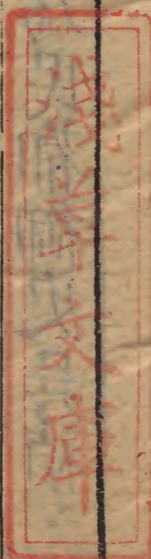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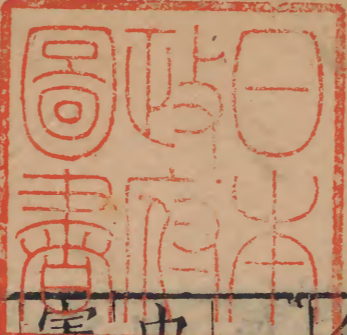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七

憲章錄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謂大學士丘濬亦階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當居下頗有言而太醫院判劉文泰以不遷挾私論奏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許之按丘公與三原公俱宮保而丘詹府坐三原公下既入閣而三原公復據上坐丘公恨之故有煩言其劉文泰一疏公處之亦未盡



妥據文泰疏摘公本院御醫陞用吏目補闕有祖
宗舊制妄行選補變亂成法又托人作傳刊板傳播
題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歷數朝廷之過自比伊
周之佐至不准者皆書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
詔令公看畢回話公一一置辨而詆文泰為無賴小
人造此深刻之詞非老於文學陰謀秘計者不能乞
勅法司執文泰於午門前會官追問及究主使之入
明正其罪以警將來詔下文泰獄鞫問獄成謂文
泰初與後府帶俸都事關昶計議得恕擅作威福等
事寫成奏稿又將恕所刻傳示為民都御史吳禎

見內引尚書五子之歌等語因言待我舉奏為先
帝報不平雖死不悔遂為文泰潤色又詞連大學士
丘濬謂文泰嘗往謁濬語及大司馬王公傳濬言不
當板行若有豪傑之士奏聞厥罪不小及殊語沽直
謗君四字為濬所說乞併逮問有旨劉文泰誣奏
及妄攀大臣甚是刁潑姑從輕降御醫王恕作傳賣
直沽名本當究治宥之傳併板即令焚毀丘濬罷其
餘悉免究公又申辨言處置文泰奏請似無分別乞
行辨理庶不枉抑上以已發落止之後方力乞致
仕按縉紳之論皆以文泰此舉出自丘公然三原止

合略辨其事力求歸休不當叅奏文泰欲于午門會
鞫王使及所謂非老于文學陰謀險計者不能也
詔旨責其賣直沽名焚毀傳板豈可一日留乎止當
力懇歸田不當復奏辨也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
順之道惜乎無為公謀者蓋公比人伉直少文之故
而憲章錄亦似為賢者諱也不然則亦未攷其事之
顛末也

瑣綴錄言弘治乙卯吏部尚書缺衆推兵部馬公文
升都察院屠公瀟及左侍郎堪補馬自以部次年勞
當得之不意竟歸于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云屠

既得吏部當班其上固辭居下及當廷試讀卷即先
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
侍郎陞冢宰即位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自
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違制紊序若此
哉尹文和此論正矣然攷其所紀亦有未盡合者弘
治七年九月馬公加太子太保至九年二月屠以太
子少保過吏部班本當在下三月文讀卷官原無迴
避也十年四月屠加太保同班始疏讓耳戊午
皇太子出閣屠止加太子太傅而馬加少保太子太
傅已未讀卷屠果不預名然馬既加銜少保屠自當

列于其下亦不必引避也馬亦非屠舊長官唯所謂
 王抑菴自禮侍遷冢宰即班胡宗伯澗上宣德後不
 可攷但景泰初胡加太子太傅王加太子太保自後
 俱進少傅加兼太子太師而中旨及外朝傳奏俱稱
 尚書胡澗王直不知當時班列竟何如也成化中內
 閣萬公安吏部尹公旻都察院王公越俱太子太保
 而王進封伯矣仍請居萬尹下於事體尤未妥而尹
 文和不以譏之何也

立齋閒錄謂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滿
 援例請授柱國階勳時安陸孫公交為屬司受知公

最深語人曰文官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封載諸司職
 掌甚明成化末萬閣老安一品考滿吏部尹公旻以
 太子太傅將滿遂創為萬請柱國而已亦循之王公
 正人必矯前弊將伺間言之見公已刻有柱國圖書
 乃止後屠公瀟以太子太傅為吏書亦自請給時馬
 公文非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為兵書考滿當給二公
 不協因固執惟內閣吏書有請及之例兵部不當請
 尤為無為馬乃言之於內給之張公志淳時為吏部
 郎中嘗嘆曰此無法守矣按馬公之請自內給與屠
 之執不肯許皆不可攷第馬加太子太保在七年九

月而屠之加在十年四月俸歷相距三十箇月而謂
同時攷滿何也馬之授柱國在十年時尚為太子太
保何得為少傅而屠亦初加宮保非太子太傅也且
萬文康之前閣臣加柱國尚有楊文貞文敏李文達
而官制內明有加授柱國之條此論抑何不審也
雙槐歲抄言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 聖母之父李
公為慶元伯母唐氏為伯夫人命有司建祠于桂林
城南春秋祭享或曰內侍潘真常與人言 皇妣入
宮時誤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寔據史太監蔡用
奉 旨往廣西訪求 皇親得紀貴紀旺云 孝穆

太后再從兄弟且具葬所以聞命貴為錦衣衛指揮
同知旺指揮僉事給三代誥尋賜奴婢人役及第宅
莊田金帛器皿甚衆而封 太后曾祖祖父父俱中
軍左都督曾祖母祖母俱一品夫人故事武官一
品誥用金軸三代共一道特命誥文官一品制給玉
軸誥三道二年貴詐僞事露勅總督秦紘再訪蓋太
監陸愷者本姓李自稱為 太后親兄太監郭鏞心
知其僞弗蒞紀貴者本姓李名父貴與弟祖旺偽撰
宗系圖上之後事發論死減戍三年八月庚寅禮部
會請引 孝慈高皇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 太后

父母定擬封號于廣西附郭地方春秋致祭 詔如
所請而不言爵封蓋佚之也第攷疏辭是紀氏非李
氏疑歲抄誤

韓苑洛雜志言李夢陽劾張鶴齡有云 陛下待張
氏者厚矣 上震怒下錦衣獄中外洶洶不敢言越
數日 上召大學士劉公健議事畢健從容請曰李
夢陽不知何大罪 皇上怒之甚也 上曰他無理
直呼 皇后為張氏健頓首曰張氏指鶴齡非謂皇
后也 上曰人謂婦人為氏健曰此則不同昔漢人
曰為劉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苗氏危蓋謂劉

家趙家也若曰張家 天顏悅即命復其官按李夢
陽秘錄 上出疏示之劉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
然秘錄李所自記似應不妄又西涯燕對錄載
上語云云亦不及之今記於此以俟考

史謂彭文思華為入險諂用救深機莫測阿李賢疾
御史劾李秉排邢懷陳鑑構尹龍之獄附李孜省以
進人至今猶講三千館閣薦彭華大為耻笑自成化
丙午至弘治丁巳風癱十二年而卒人以為陰險無
將之報蓋出焦芳筆也焦以尹龍事坐謫桂陽云出
華意故怨之刻骨而謗詈甚口若此華雖由李孜省

薦生平之與尹直俱在是非問不應至此
又謂傅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瑤奏大學士劉
健李東陽既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
代瑤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
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恠異因憂悸
成疾踰年死時劉健當國既偏溺於恚怒莫之能辯
適大學士謝遷諭德王華俱有憾於敏政堂發其事
而都御史閔珪與遷華皆同鄉乃囑珪及科道數輩
內外併力交攻羅織成獄而華泉之甘心鷹犬者不
足道也顧當時劉健謝遷徒知殺人滅口以避禍曾

不思虧損國體淪喪元氣云云按傳文穆有傾程之
意人亦知之至於家僮鬻題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
相聞蓋焦芳李南陽門客程其壻也故頗為揜覆而
劉與傳皆與芳有隙故肆其醜詆如此

憲章錄言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
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慎
重爵賞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賄耳 上惡之使中官
主其家勒令致仕去按吉之貪險不才不足道然其
不肯遽撰誥券者誠以壽寧侯之封太驟畏天下之
議之耳未必敢勒后家之賄也是時壽寧伯巒進封

侯而少子延齡復封伯於典章誠濫吉之執奏其人
雖非其事則是也。上亦知其不協衆望而輕去之
然以此去則吉之幸而。上之不幸也。不。其
俟知錄言弘治中徐文靖公溥乞致仕。上特賜曲
柄紅方繡傘以寵異之。此異典也。攷家乘行實不載
又問其孫文燦云亦不知之。其為誤傳無疑。
客坐新聞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阜
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
蓋其家每歲蓄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
瘞之上窖中。三人仍駕舡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

忽一大鯉魚躍入舟中。約重數觔。三人喜其罕得。載
歸。覬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舡。而用櫓急駕。疑之。
遂追捕。至驗其外。見前倉有一人。腿三人。自相驚駭。
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考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
人不勝煅煉。訢辯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
人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死。見埋在家隙地。主司
即命吏主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蠶
之處。蠶皆不見。唯見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脚。按
此事夷堅志載之甚詳。乃宋事也。
憲章類編言太監蕭敬詳諳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

朝正德中諸奸疊肆誣上行私武宗每召之問輒對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中言官交中之以罷司禮余往往接諸中貴人與談懷恩之賢不能荅談及敬則交口頌之不置蓋敬為太監凡六十四年其入司禮以後亦五十餘年年九十一始卒門下中貴且百人二從孫皆登第貴顯致仕日人夫月米比輔相有加喪葬之儀同於勳戚又善詩字彈琴風角堪與諸術溫恭下士喜施予以故其儕伍喜稱之而攷其實有不盡然者憲宗朝在司禮與李榮俱以柔媚結上引用尚銘亂政為言官所糾弘治初復累

為言官劾罷正德末年寧藩敗張永發其交通實跡以年老罰銀二萬兩免逮閒任嘉靖初言官復交章論劾而家族在延平有司有犯者即以計逐之以為賢恐未可也

孤樹哀談苑洛雜識稱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上曰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雜他會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上不言

其所薦之人姓名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寬相會詢之寬亦不知既而向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先生疑上聽之未真重舉其人言之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奸惡聖明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堯舜之資迥出尋常之表彼薦之者寧不媿死耶

又云上召劉尚書大夏與都御史戴珊論人物大夏言及其一時人物上曰內閣學士劉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為

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令他叅贊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等官為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這等何以稱為人物大夏等叩頭不復敢言由前言之則劉宇也由後言之則許襄毅也皆劉文靖之鄉人豈即一事而所載又全不同記以俟攷

李空同秘錄言諸大臣劾八豎疏上矣明日忽有旨召請大臣諸大臣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吏部尚書許進首答韓文曰公疏云何按此時為吏部者

焦芳也許公初拜兵部尚書非本頭也空同身與此
謀者亦遂誤稱焦為許紀事之難如此
皇明通紀言左副都御史邵寶罷後起為禮部侍郎
以母老乞終養按寶再起為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
始乞終養今言起為禮部及不出者誤
又言許尚書進卒於五年十二月馬尚書文升卒於
七年俱非也二公俱卒於劉瑾未誅之先馬卒六月
內壽八十五許卒七月內壽七十六
又云 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按秦所請者牧
馬草場地耳非封壤也

雙溪雜記言正德二年春 上御經筵講官故事謹
解書義畢紀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
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
書外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
當發南京去陛二人南京侍郎南京無缺皆添註之
雖若遠之實陛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應別瑾否廷
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
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
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賣友如此劉健謝遷
既去李東陽獨留引王鏊入閣焦芳為吏部尚書交

結劉瑾令芳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後以許進為吏部尚書芳專在內閣尚書入閣自芳始時劉宇為兵部尚書成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瀛至廷儀遣吏邀入署中坐必款語曰司官不附宇者瀛言于瑾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詔諛宇極盡妾婦之態宇大說廷儀能文奏章皆托廷儀草之武舉改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為主考皆廷儀立議改舊制因瀛通情於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正鰲見任未缺廷和

復謀於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謝瑾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并金銀酒器二千兩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後焦芳老病致仕劉宇代之曹元與劉瑾親舊陞至兵部尚書代宇李東陽楊廷和皆嘗與同事廷和感宇引進恩故瑾之敗廷和極力護之宇得保全廷和引門生靳貴入閣專管誥勅曹元去梁儲劉忠入閣忠去廷和欲以靳貴代之 朝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貴憾之後進諛斥罷宏仍以貴代宏楊廷和丁憂以楊一清代貴致仕以蔣冕毛紀代正

德間居內閣者李東陽楊一清皆有文名楊廷和蔣
冕奸邪志合遂亂朝政按晉溪極言楊與劉瑾交通
之跡然瑾誅後未聞有言及楊者又楊弟廷儀素忌
其兄處處皆謗安肯為之行賄而令其入閣耶楊以
詹事遷南戶左侍劉以學士遷南禮左侍楊時在東
閣管誥勅旦夕大拜今遷南戶侍何得云陞而劉以
學士越四階得南禮侍豈厚楊而薄劉也既云廷和
賣劉忠以不當別瑾而私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
不足我耶因遂踈忠然廷和遷戶部忠遷禮部俱尚
書且同日此豈為踈劉而獨厚楊也楊召入內閣劉

進南吏書亦召掌詹事府楊有賄則劉亦有賄矣意
者瑾輩以東宮之舊而扶掖之耶科道後論劉為瑾
黨不及楊然尚不能為劉累至謂與蔣奸邪志合遂
亂新政按楊蔣志合在擒江彬草新詔革宿弊耳謂
之亂政可乎且誰不知晉溪與楊有隙而敢為誣排
若此所云內閣以尚書進自焦芳始及例用三人亦
非也王毅愍以左都御史立文莊以尚書進何云焦
芳始也弘治中徐劉李謝已前有至六七人者何云
三人也又云廷和感宇引進恩極力庇之廷和入閣
宇尚在兵部何引進之有焦芳止于削散官宇為民

豈賴廷和庇自雙溪雜記行而高氏鴻猷薛氏憲章
二錄亦因之大拓晉溪之怨楊公甚小人恣行胸臆
無所顧憚而又不讀書不習本朝典故乃敢於猖
狂如此而後學不知前輩人品又敢於縱筆如此若
楊文忠行狀雖其子弟為之而與晉溪交惡之實可
見今錄於後科道交章劾內臣武臣亂政公擬旨俱
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公擬旨俱
令致仕上不可仍下內閣改擬謂內臣張銳張忠等
武臣許泰錢安等俱擬下獄文臣亦有朋奸亂政罪
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公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

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秦
等蠱惑朝廷居豹房新年南比巡幸離間宮闈以致
國本中絕也中使曰王瓊先在兵部頭戴瓜刺身着
帖裏親至豹房與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公曰此
事外人都未知於是擬瓊冠帶閒住不可乃擬為民
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瓊危迫甚摺撫誣奏異公
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
復為救解時久旱瓊既下獄雨隨降御史李獻等奏
比之烹桑弘羊云二十八日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
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佐傳諭上意欲公發瓊黨

宸濠事公曰外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較也蓋瓊朋奸黨逆罪惡昭彰至如陷害彭澤而寫亦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議皆朝臣所共知者蓋楊公之報晉溪不無意然實一時之公論也王新建既感晉溪之知己而霍文敏黃久菴又師事新建而恨楊公以致新都之謗迄今未盡明也

史謂王雲鳳為提學副使撈笞生徒有至死者劉瑾聞而喜之復以張綵薦遂擢為祭酒及進謁瑾瑾詫其多髭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恐跪謝

後上章請以瑾所行法例刻板永著為令又欲請瑾臨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士論鄙之按虎谷之用似亦張綵之力但此公名臣直節素著豈應一旦狼狽至此况引魚朝恩例使瑾知之不益其怒耶以後言官論列亦有及此者然周文端一代名臣尚不免李廣之波及言路語亦未可全信

史實錄言 武廟陞撫州知府劉介為太常少卿介瑾鄉人也繼娶妻美豔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介默然不敢對少頃昇夫至

強與歸矣李少卿伯華則為余言屠諭德文陞嘗于
史館見錄介事後使過其鄉介七十老矣留屠飲徐
問其家則結髮婦固無恙也屠猶未信徵于其鄉人
固然乃欲辨傳言之妄未果余謂國史不應矯誣
至此或介妻固無此事或新妾而史誤以為妻未可
知也

近峰聞畧言張永初出師奉勅乘馬由馳道瑾益不
平計其歸必復由正陽門而入列衛校俟而擒之永
竟入崇文門獻俘既畢上曲宴于豹房語甚洽永因
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

天子任為之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
怒然已酣醉夜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
闥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
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繫于菜園待罪明日
下內刑厥攷之史及王文恪筆記陳洪謨繼世紀聞
俱言永入自東安門上親宴勞瑾亦與焉既罷宴
瑾以票旨歸河下永乃乘間出袖中疏奏瑾叛逆十
七事且云欲為天子上猶曰天子任為之永與馬
永成等曰彼為天子置陛下何地上乃命牌子頭
召瑾永等勸上親行以觀其變上乘馬行至瑾所

居時漏下已三鼓瑾方熟寢牌子頭先入瑾問曰
上安在曰豹房瑾披青蟒出且謂其家人曰事可疑
矣既見上上罵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
勸解遂縛送內獄與近峰所紀直宿閣中出不遜語
事不同當以後為正

憲章錄於六年八月內謂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
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等
云云而於其下復云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
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討涿賊大誤馬公以右都出
討有功進左都尋以不能制賊與張俱逮下獄陸公

始受脈耳

震澤紀聞言趙鏹亂河南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
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按元末韓
林兒起兵旗號云虎賁三千直抵胡元之境龍飛九
五重開大宋之天豈祖述之耶抑偶合耶紀事者之
附會耶

憲章錄言大學士劉忠等主考辛未會試時禮部尚
書費宏知貢舉將會錄所刊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
紙黏票於文字之傍托中官入奏上召李東陽至
煖閣內大監張永以所進會錄授之曰令欲別有施

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鄉輩知之耳是日忠適以省
墓陛辭抱恨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攷史及李文正
燕對錄其稱傳旨指摘謬誤同而不言為誰進惟
嘉靖五年詹事桂萼張璁改大學士費宏為禮部尚
書時謀入閣將會錄傍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托人
奏武宗皇帝說劉忠沒學問劉忠去位宏遂入閣
正德九年大學士梁儲主會試考宏復將會試錄傍
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謀去梁儲以進已位賴武
宗察知適宏又在武宗前啗咲不恭密旨行錦衣
衛察究將聲其罪而張仁密泄於宏武宗震怒下

張仁於錦衣獄責打限宏五日內起程憲章錄復因
之謂費宏以儲位在已上仍將會錄傍註貼說指摘
以進上察知之置不問夫費公在嘉靖間輔政乃
平平耳然尚以寬和不忤名豈於初年好脩之日而
作此險忤事耶且以劉文肅之清勁誰不知者而費
公敢於傾擠如此十五年之內何無一人指及又何
待張桂也張桂之仇口汙巖無所不至而薛伸常乃
遂信之筆之於史耶辛未既以此擠劉甲戌復以故
智擠梁萬無此理且梁非首揆何故忌而欲去之也
事理不通且無影響

高岱鴻猷錄言江彬之變謂上欲草威武大將軍制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不
可辭疾不出乃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事可
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劍起立曰不草制
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
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
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而憲章錄則形
容梁公力辭草制之說尤苦且謂次日楊廷和遂草
之楊用修丹鉛錄辨草制自是梁且謂內閣有勅書
稿簿綴撰者姓名其下焉可誣也又按楊公行狀云

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朝廷親征奉行天
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近聞逆濠為
檄方以失政為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耶假作孽
者謂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將軍是何人降此名號
何人罵勅請先誅僂然後興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
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復奏少頃上命蕭敬等
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勅
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
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
不容見也公曰公等不必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

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欲決如此蕭等去未幾即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我於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萬世誰敢改稱為此號耶蕭等知不可奪乃去八月十九日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制誥有旨責公引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寫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按蔣文定辨吳東湖疏極言已不肯草勅之詳當時楊公首揆若草勅自楊則彼稍隱諱使梁文康

抗顏直諫至此當為生平第一節而楊文襄於墓志一字不及何也然則草此勅者寧非梁公耶不然將為毛文簡也鴻猷錄所云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而憲章錄謂楊文忠遂草之無乃非確耶大抵高子因嶺南之人方霍諸公為梁左袒者持論而虛美之今薛子又因高說而附和之真誣史也憲章錄又言禮部尚書李遜學議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入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它吾輩伏斧鑕矣邪謀

豈可輕聽狗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當時禮部原無有建儲居守之說言官有言之者意在召興益近藩備不測耳寧王欲使其子進香因而留居十王府朱寧張銳為之通謀然在誑寧邸之賂耳非必真有意也至於江彬絕無之也梁公何嘗抗議而王瓊王鴻儒何嘗助言耶此等事在三家子弟尚不能矯飾而薛獨何所據耶

又云 上以疾崩於豹房 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遵 祖訓遣使迎立 今上 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 皇太后召廷和等議恐彬為

亂秘不發喪以 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 武宗崩併其子入俱收之至諭詞又歸功楊廷和梁儲輩按武宗崩大學士梁儲京山侯崔元齋金符等迎 世宗既就道而始賞散邊兵會江彬入永安宮吻行祭乃令太監魏彬等入奏逮彬久之乃得請執彬蓋廷和冕等力也今謂彬不知 武宗崩蓋不攷之過楊用修冊鉛餘錄載河僵事且於實錄書之云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為水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土人謂之河僵此固

災異也不知五丈之冰穴藏得幾許人又不知不為
照見否不凍死否我能往寇亦能往避兵之說恐未
可信也

雙溪雜記云正德十六年馬永成已死御史王鈞首
論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
以王道大義滅親比彬仍令在司禮監管事谷大用
張永降奉御南京聞任廷和壞亂新政任情賞罰非
一端也蓋當時規彬雖為江氏親戚而奏請 太后
懿旨時幸其不為梗異且既掌司禮一時勢難輕動
未幾科道官汪玄錫蕭淮等疏上奉 旨他每隨侍

先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宮闈竊弄威柄變亂
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賄盜竊
名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當重治姑從
寬處谷大用丘聚降奉御着去南京 孝陵司香張
銳張雄張忠于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林馬英罪
惡尤重并蘇晉劉拳周昂吳經丘得顏大經許全馬
錫張信錦衣衛都拿送都察院在外的巡按御史提
解來京俱會問明白來說魏彬張永情各有間着外
私宅間住錢安張洪馬昂周惠疇王暴皮德朱福也
着錦衣衛拿送都察院打着問鄭宏等已有旨了臧

賢劉實死有餘辜還查將家屬拿送問理然則王晉溪之所謂魏彬管事而谷大用張永降奉御南京間住又誤也
會問也白來信錄卷之六示部各本問未及
寧庶人云復護衛大抵錢寧受賄數萬而張雄張銳輩半之表裏恟脅而兵部之長陸完迫於勢誘於利而傳會其說當時內閣大臣獨費鉛山持正不肯予而楊新都梁南海輩畏禍而莫敢主持新都為首輔其罪其不容辭者第不得以汙名蟻之耳雙溪雜記謂大璫獨請楊師傳入票旨其為讐口無疑第楊用修冊鉛雜錄謂為新都丁憂以後事則又誤之甚矣

寧王之復原革護衛屯田係正德九年三月丁酉而新都之聞父春喪在十年三月丙申今欲它委其可得乎

正德五年封張永兄富第容為伯及推恩谷大用魏彬馬永成兄弟俱封又義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朱德為永壽伯史言德不知其所出初為裴太監廝養冒裴姓後賜姓朱能造西域食餌有寵放之朱德蓋亦忝隨張永西征冒功者也時上義子少諸璫故崇封之因而互相為地耳德封後絕無寵不敢與錢寧江彬埒而世宗初下獄論死後未減謫戍據獄詞

始知其為山西人然又名皮德蓋北音裴皮同稱故也

震澤長語謂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零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元寶五百八十萬錠又零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点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金牌三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寶一顆以上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而憲章錄 皇明通紀大

畧亦因之余甚疑其事以為漢王莽時黃金尚餘六十萬斤梁孝王沒黃金四十萬斤若以十六兩為一斤則莽之金尚不及一千萬兩而孝王亦不及七百萬兩也以四兩為一斤則莽止二百四十萬兩而孝王止百六十萬也毋論白金之數又有二十倍於黃金者莽與孝王無之也漢之富過後世數倍而其最盛者曰大司農錢四十餘萬萬水衡錢十八萬萬而已董賢產直錢四十三萬萬梁冀產直錢三十萬萬其時錢最貴止於萬錢為一金大槩俱不能當瑾二十之一也假令所籍金錢果如數則歲輸邊白金三

百萬兩總之可百年而尚不乏也瑾之專濫者首尾五年耳自二年而前充未盡籠也四年而後稍以張綵言有節也即歲入至多千萬止矣何以有此數也後攷之史云景上初未有意誅之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及偽璽牙牌衣甲弓弩之屬始大怒曰奴果反矣謂之累數百萬尚不能千萬也又攷獄上詔旨云瑾招權納賄金銀數百萬可知矣蓋好事者之妄傳而震澤公書生易信因從而筆之耳武廟錄云初高麗國王王氏洪武時遇弒而絕陪臣李仁人擅立偽姓凡幾易矣國人得王氏裔瑤

立之瑤復昏亂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且請名朝鮮詔許之改名且令徙居漢城成桂與仁人本異族永樂間降祭海嶽祝文稱成桂為仁人嗣而祖訓條章亦載仁人及子成桂今名且者成桂子芳遠奏辨太宗許令改正近所脩大明會典復注祖訓於朝鮮國下且云李氏連弒四王貢使市以歸國王李懌上疏備陳世系本末及四王始終無弒逆疏乞為改正下禮部議以會典一書詳載我朝制度其事關外國是非嫌疑之間皆在所畧况成桂之得國出皇祖之命其不係仁人後又有太宗明詔

可徵宜從其請 詔可且嘉其誠孝賜勅諭之按高麗王王顥被弑於洪武十六年國相李仁人為之也主王弟顥權國事為仁人所立至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許以二十一年正月乃貢明年復貢黑白布萬疋馬千匹二十二年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顥之子也時父顥被囚 詔却之無何復廢王昌而立定國君王瑤二十四年市馬一萬索閹豎二百人二十五年其國知密直司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子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禍立國昏暴喜殺至欲侵

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回軍顥懼遜位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權立王瑤亦復昏迷聽讒其子爽復痴騃縱酒色與顥黨玄禹實等潛謀復顥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以攻遼東之謀為成桂所阻譖于王瑤欲害之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瑤不足以治民以恭愍王妃安氏命退瑤私第與國人耆老共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以聞仍易名曰改國號為朝鮮 上皆從之尋以諜知朝鮮邊卒欲潛渡烏綠江入寇下詔切責乃奉表謝罪貢黑白布人參金裝鞍馬然則王顥之弑固由李仁人而王禍

及昌瑤之廢與纂國實成桂也後雖稱成桂非仁人
子攷之前史實其黨也當是時黎賊之弑君既朝貢
見絕而永樂中遂至用兵父子駢首就執雖叛逆之
臣亦有幸不幸矣

近見有演戲者以兵部侍郎文貴出鎮宣大與劉瑾抗又與張
懋張永合謀誅瑾無識者頗信之及攷其時貴以左侍提督迎
合劉瑾意毀舊城臺而更築之請借太倉太僕寺銀四十萬兩
未出京而入瑾門者四分之一俄革提督改貴巡撫傳陞右都
御史意者文氏之後借此以掩人耳目耶貴後復起撫鄖陽
夏被劾歸至嘉靖初猶有言者追其扣侵邊費倖免

卷二
十六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八

客坐新聞言姚江王伯安守仁成化辛丑狀元大宗
伯華之主器也弘治己未會試第二人廷試名在二
甲第六初授刑部主事後改兵部博學有文好竒古
慕神仙正德丁卯大璫劉瑾操弄國柄放棄大臣鋤
滅言路百僚掩口聽命而已伯安上疏言之謫貶貴
州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一夕夢使者持書二緘
付伯安啓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伍員

名山堂別集 卷之二十七
名一畫水上覆一舟后題屈平止二字既覺越三日
晝見二軍校至有 旨賜汝溺不可緩窘迫之伯安
懇告校曰少間湏臾留詩于世以俟命絕乃以紙展
几上題一律云學道无成歲月虛天乎至此復何如
身曾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日
月豈知餘骨壅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
子胥更有告終詞一篇不及錄書罷為二校面縛挾
至江邊投之伯安初入水即得物負之不能沉漂蕩
凡七晝夜所見如畫中伯安驚慌莫知所之舟偶及
岸見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致此狼狽吾當為汝

解縛登岸伯安拜謝因問老人曰此當何處老人曰
福建界也伯安告曰願公護某至彼老人曰此去福
建尚遠不能猝達當送君往廣信乃命四卒共往昇
之去如飛不半日已抵廣信矣老人復在彼率請僧
寺僧聞其名延款甚恭伯安問僧曰老人在何處請
來同坐又謂僧曰我餒甚乞飯少許且囑先飯四卒
僧覓之皆不見詢僧自岸至此為程幾何僧曰千里
曰自辰及午迅速若是信為神祐也食罷僧達邵邑
皆館穀之即移文浙省差人迎候恍惚若夢寐中人
謂伯安志慕神仙故墮此福地也伯安今轉遷為大

鴻臚云攷之王公年譜則云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
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接江以脫之因附商舡遊丹
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
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蓋
虎穴也夜半虎達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
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
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鉄柱宮
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
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
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

以應之因為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
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
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徃省十二月返錢塘赴
龍場驛據年譜乃門人錢德洪著德洪純實人也不
誤而客坐新聞所紀正德洪所謂托言接江之說也
當時王公止是救給事中戴銑等初與瑾無深仇何
必作此狡獪毋乃權譎縱橫之餘習乎異人所贈詩
後六句予能記之云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
崑崙寰海已知夸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

經行處好把椒漿荐夕曛疑亦王公所托言也客坐
新聞為沈周作周以正德己巳壽終而王公至正德
甲戌始拜南鴻臚卿今云云恐後有好事者增益之
亦非沈筆也

雙溪雜記言王伯安奏劉瑾被撻幾死謫龍場驛丞
以此名聞天下楊文襄公作王海日公華墓誌銘其
說亦同而加詳攷之 國史與王文成公年譜行狀
文集止是救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忤劉瑾下獄杖謫
本無所謂劾瑾也夫以楊文襄之在吏部用文成為
屬王恭襄之在本兵與文成若一人而鹵莽乃爾安

在其為野史家乘耶

餘冬序錄云云言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
遨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乩賦詩以
答隨所限韻敏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
用問答曰吾回道人也君乞白岩詩吾當邀李謫仙
同賦用十六韻梁蓋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岩門下士
也其用十六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
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群仙雄水壺
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
荒風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

乳泉挂晴雪玉梅懸谷搖春風上有神仙玉虛
 子凌風出沒游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
 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胸襟礫
 砢誰磨礪憶昔江樓吹鉄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
 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
 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
 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
 看劍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
 冢宰矣暇日出此卷示春春為之跋曰東坡記在黃
 時神降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全為其篆字併

詢坐中張炳曾識劉苞事以李全之為鬼為仙不可
 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和君尤陋世人所見常少所
 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能量也坡他日為
 韓文公碑有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語蓋無怪于
 此理矣呂洞賓之為仙從唐迨宋事跡甚夥嘗謁滕
 宗諒于岳陽稱曰道人高策為之傳近世好事者又
 梓其詩若干為純陽子集春未暇考大抵其事迹有
 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
 輒憑物以應此卷梁生得之邂逅而獻于喬公白岩
 者也詩跌宕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諳亦異矣汪家神

不聞能詩篆字衆莫識東坡且寶愛而生所敵乃如此世果有仙能久而不忘者在視聽之外耶吾于此乎驗矣白岩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劉苞事不足言矣秦楚材之積金峰蘇養直之羅浮山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恍惚事以春所聞諸記載家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日自公觀之是詩尚可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于此質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入賦詩后二年七月二日又七日識按此方士者王姓無錫人余猶及見之一禿

瘦老翁也呼百韻可頃刻而就蓋借仙鬼售其術耳梁廷用后名宏字裕夫亦余中表戚也二人實相與謬為之以欺白岩公家伯父談其事極詳

憲章錄列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卒于正德六年按大夏以五年自甘肅赦還十二年始卒耳

憲章錄于十四年七月內謂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秦用盧明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唯蕭敬罰銀二萬兩仍掌司禮監而下始云王守仁起義兵討宸濠云云八月 上親征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濠反書聞 詔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總兵官后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
兵征剿安邊伯朱泰挂威武副將軍印領兵為前哨
趨南京左都督朱暉挂平賊將軍印太監張忠監督
軍務趨江西以太監張永平虜伯朱彬提督贛書機
務彬仍督軍門官校辦事而留東廠太監張銳錦衣
衛掌衛左都督朱寧于京師寧寵已衰懼通濠事洩
固求從行八月癸未 上諫京師傳 旨令寧量帶
官校從行不妨原任十月辛未至臨清留寧董 皇
店役十一月丁巳朱彬諫寧逆謀命羈管于臨清密
遣人繫其家屬十五年正月戊午太監畢真劉瑯劉

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璪等下錦衣
獄真瑯璟以通濠鵬璪寧黨也佐準寧壻也十五年
十一月至通州庚申始執陸完赴行在復執太監商
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等下錦衣獄辛酉命司
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閒任俱以交通逆濠為太監張
永所諫也寧等事諫后先一歲有半而今并于十四
年七月又蕭敬原無下獄其罰銀二萬兩在 世宗
初而復用掌印亦其時也

史于王文成洪都之功所以剪抑之者不遺餘力謂
文成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屆趨道南昌賀之至

豐城遇知縣顧汝以變告守仁大駭棄官舟取小艇
遁還贛文定以卒三百逐于峽江至吉安留討賊守
仁初不許既而深然其言乃下令各郡邑諭以大義
其宸濠既出南昌守仁乃與文定等順流而下文
定為前鋒趨廣潤門夜已三鼓砲擊守門者駭散遂
入城城中民聞守仁將至皆喜共登高望之而守仁
等不知以為守備堅固方思弗克兵既環城聞無人
聲相顧莫敢先登無何聞城中介馬呼噪聲知文定
已入乃競梯縲而上諸兵皆烏合素無紀律而大帽
華林諸寨降賊號新民者亦在行貪功縱殺居民往

往死于牀簣有闔門無噍類者天曉諸明洞開守仁
始按轡整隊而入死者已數萬人數日間積屍橫路
雞犬不鳴拱櫓等千餘人已就縛守仁復搜捕逆黨
日僇數百人軍士因縱掠郡王將軍儀賓邸第以及
富室無不被害濠府中蓄積甚富亦多已失宮人聞
兵入惶惴縱火自焚或相率盛服而縊一室中有至
數人者臭達于外所存惟羸病數十人而已始南昌
苦于宸濠之暴至是復遭荼毒皆歸怨于守仁之不
能禁戢云及叙樵舍之功第言鄭獻脫歸告文定言
狀文定徑前薄其營不利還至黃家渡新民劉文禮

身山堂別集 卷之二十七
殪其驍將乘勝迫之遂捷次日文定以火攻復大破
之而一字不及文成至其傳劉養正則云少有詞藻
詭談性理以要名譽士夫多為所欺王守仁尤重之
曰此吾道學友也正德十年養正赴濠聘一見許以
可為湯武又語及陳橋之變意甚相得然後自掩飾
有庠生康昭者語中其機養正密致書于濠左右計
殺之守仁在南贛尤為濠所慕饋遺相属于道嘗貽
書陸完謂可任江西巡撫者惟守仁與梁宸耳守仁
又嘗遣其門生湖廣舉人季元亨者游說濠時人莫
知其故是歲濠生日守仁假公便先期約養正往賀

會于吉安舟次劇談至夜半養正先去遂從逆濠自
出南浦驛迎入府拜為軍師日夕望守仁至遣人于
生米觀族之而守仁至豐城聞變即返濠實不虞守
仁之見圖也養正既擒后猶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其
口逼令引決傳首至京妻子沒為奴比守仁自南昌
還其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
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書
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為之媿屈元亨尋為
太監張永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據史所記言之則
王文成不惟不當封而且有大罪三所謂不當封者

其戰功皆出伍文定所謂三大罪者預通逆濠一也
縱殺平人二也事后猶庇逆黨劉養正三也然逆濠
與養正居平以文成在上流擁精兵建大勛有才術
以其言結納或有之而文成亦據撫臣往還之常禮
為報耳使預其謀何以徑歸吉安伍公雖進言起義
兵殺身滅族之事亦湏文成有以自決前後進兵區
畫調度頃刻百發豈披堅執銳者比而一字不及文
成豈理也夫進兵攻南昌不能無少殺掠而軍令下
則已定矣其後如徐少師鄭端簡薛應旂諸公皆履
其地得其詳故始為之暴白而未有摘抉一特握管

之心事者蓋實錄之始為總裁者楊文忠繼之者曹
文憲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也楊公與王恭襄
郤甚者不解恭襄雖陰譎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以
故于前後平賊及擒濠之疏皆歸德于兵部以為發
縱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內閣其為楊公輩切齒非
旦夕矣江彬許泰張忠輩既耻大功為文成所先必
肆加羅織之語而忌功之輩從而附和之文憲在文
成撫綏之地與逆濠忤被禍中外之臣皆屢荐而起
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費當亦不什然也董公
最名伎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巧詆不遺餘力既又

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揚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徹聖聰未必非鬼責也若養正之母瘞之可耳祭而重以文不可也吳元亨非季元亨其人長者嘉靖初從昭雪

四年江西按察使陸完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踰二月始至京吏部奏其遲慢乃令試僉都御史待有績効以聞又進士閻欽石柱劉洙潘墳賴鳳與行人推官俱選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李憲言其太驟請與試職從之史既具其事而言瑾之變亂成法然不

知其為成法也洪武中有署及試尚書侍郎都御史宣德中尚行之如魏源以按察副使試刑左侍復出為山西布政是也仁宗監國選給事中其自監生者四人皆試職後人不識典故止知有試御史耳第試職皆原品頗卑不食新作以別而陸自按察使遷品故高俸將何從耶

野史謂吳公廷舉乞休疏引張忠定詠語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語上以其怨望斥之歸忠定在當時已有納忠者改恨為幸矣惜乎吳公不知也攷之吳公再疏實謂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

閒殺老尚書乃知野史之誤又引白居易詩月俸百
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閒人及用嗚呼字上以廷
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勒令致仕此豈告君之休乎
致仕亦幸矣

西樵野記言吾郡中蔣閣老冕歷仕三朝而始告歸
田里 朝廷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 睿制詩一
闕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
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
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耙已休春雨
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忠義其見之矣按

蔣閣老冕全州人嘉靖三年以議禮不合而乞致仕
豈有三聘之說且此二詩三家村社人所不語而筆
之於書抑何俚鄙無識也

近峰聞略言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
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
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
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啣之即傳 旨罷
彭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
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軍官公卿廷議籍
其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寃時陸

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
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
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公兵部
尚書云按是時朱寧聲勢與人主並豈有屏人而
匿兵部尚書密室理彭公固莽莽亦豈有全然不覺
理聞之前輩蓋寧使所親信至瓊所而彭公偶至因
留之飲挑之使罵也彭公後自西勘哈密事還引疾
乞致仕其後王以哈密處置失宜叅置彭重罪毛公
實嘗解之然寧實未嘗令衛校至其家察得教兵官
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也

史言命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瑒俱填註見任管事
例廢叙軍職不得管事上念其先臣孫燧許達臨
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從兵部之請所謂廢叙者謂
初任也王忠肅翱之子錦衣副千戶竚余肅敏子俊
之子錦衣百戶寘何嘗不陞指揮理衛事耶

余嘗於卮言記高蘇門叔嗣與陳友諒同支干其爲
湖廣按察使又與友諒彭湖之歲同鬱鬱不樂而卒
蓋故人王允寧吳峻伯云得之前輩的然者及後考
之信史殊不然友諒以癸卯死于彭湖年四十四當
是元延祐庚申生而叔嗣則以弘治辛酉生以嘉靖

巳亥卒年三十九蓋無一同者因更定之且志一時之誤

交事紀聞紀 世宗御製送毛伯溫南征詩大將征夷胆氣豪腰懸秋水雁翎刀風吹金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莫能逃太平頒詔回轅日親與將軍脫戰袍損齋備忘錄則太祖送總兵楊文征蠻詩也雁翎刀曰呂虔刀末云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備忘錄作于弘治中交事紀聞之附會不言可知然 太祖製集無之又見宋時一小說云是哲宗送大將征夷則其來

久矣然哲宗事亦不足信蓋野人之談三變矣

有刻名臣言行錄者於南京兵部尚書原傑下誤書襄敏公三字而楊豫孫所編謚纂亦因之余至鄖陽訪公遺績且攷 國史及內閣賜謚底本公與右都御史顧公佐尚無謚因為題請一時喧傳謂原公已有謚而余為復奏山西二大老亦謂見其祠額已有之矣余聞頗不平而衆口一辭無如之何後禮部為查原籍果未請謚特復題會有一二抵牾報寢然後余之奏始不為無稽而言行錄及謚纂之誤方訂余嘗有疏以衛所千百戶等官有聲蹟及武舉次補

者不為指揮等官而竟擢守備把總兵部惜之往往不肯徑推其推者不免躡等而不推者至於終身淹滯但以指揮同知僉事係功陞官欲比照都指揮體統行事例遇考選軍政掌印屯操俟其更有成績方推守備等官兵部甚然其說而以無例難之覆疏許候有荐者徑陞指揮僉事而言官劾余不諳事體此可笑也都指揮之體統行事即指揮體統行事例也弘治六年廣西副總兵都指揮同知郭鉉奏職當鈐轄三司而官止都指揮則皆頡頏未便欲稍進一秩以便行事有旨郭鉉既為副總兵直令以都督體

統行事候有功另議夫都督可以體統行事而指揮獨不可乎

史於嘉靖六年正月內記上閱宋儒著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堂記有述一篇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之附和但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交以為友亦有不同焉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宇受學於一清有年矣一旦被勢利所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華為少保桂萼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踈矣吁信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戒輔臣楊一清因言宇不聽臣言若水

背獻夫論誠然若桂華能持正論且聞萼之學多自其兄發之未必盡非也。上報曰朕閱大典有得而述因嘆兄弟邪正異途桂華桂萼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吁嗟之餘揚抑不平近日多事未暇檢讀依卿言朕將原稿更之按方鵬在南吏部時嘗一言許張璉議禮而鳳則同臺疏劾璉萼等故云爾然六年正月內桂萼尚爲詹事不當稱少保方獻夫尚爲少詹事不當稱尚書又其時大典尚未完當是七年終八年初萼獻夫加官後。御札不應置于此月也。七年史言。上降手勅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張璉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桂萼俱太子太保璉萼疏上皆優詔答之而更加璉少保兼太子太保誤也初。上以歲暮禘祭見璉萼班在新除太子太保簡嘗尚書李承勛下故特加官保而璉以前星未耀不敢虛居是官請俟異日。上故特加少保無兼官見行狀誌銘及進明倫大典表俱可證。

致仕少保左都御史陳金卒賜祭葬如例史言其有幹局數歷中外四十餘年及卒家無餘貲士論高之按陳公平江西寇不飭士卒爲土人害正史野史讀之蒿目陳公楚之應城人也恐其時不能不少曲南

史之筆耳又贈太保謚而今亦遺之致仕少傳大學士謝遷卒史稱其學術純正有大臣風節而謂正德初年權奸擅政遷以顧命大臣不能艱貞濟難捐軀殉國按謝公雖受顧命其時第三相也力豈能獨掎八虎之首而擊之且正以與劉文靖同心持議乞身之後削官籍賜禍機不測而責其不能濟難捐軀何也唯八十再相屬時移事改不克有所建白而歸畧爲蛇足耳而史却諱之何以予奪之舛若此

徐左使學謨撰楚通志王廷陳傳謂廷陳爲翰林院

庶吉士以好譏評人長短出爲吏科給事中會

毅皇帝南狩業以言激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上書阻諫大學士石琚止之曰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廷陳乃旦賦烏母謠大署王堂之壁語侵政府由是風吏部又出爲裕州守此處殊誤蓋當正德十四年散館前而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曹嘉江暉馬汝驥上疏剴切留中至是暉汝驥留而廷陳應軫嘉出授官迨吏部擬暉汝驥編修廷陳吏科應軫禮科俱給事中嘉御史有旨各依甲次補外至嘉靖初各復官而廷陳坐法革爲民後以言事例準致仕今謂廷陳已

授給事中而激修撰舒芬等云云又出為裕州守且其時石公以禮侍學士掌院司教育非大學士也又謂肅皇帝登極訪羅遺佚巡撫都御史顧璘以廷陳名荐不果用亦誤嘉靖十八年璘聘廷陳修承天志而荐之為科中所駁故僅賜銀幣耳肅皇登極之際廷陳方坐事顧公尚為台州守楊康惠公志學名臣也叙其事甚略至謂入為戶部侍郎遷尚書扈從聖駕大狩與都督餉免租民蒙其澤蓋公以嘉靖十七年起廢為刑部左侍郎進尚書十八年以刑部尚書從駕耳是時戶部尚書為李

廷相亦從駕而治餉者袁侍郎宗儒與公殊不相涉八年大學士楊一清嘗撰五年丙戌進士題名記謂此記雖禮部題請命翰林院撰文然未嘗奉旨專命何年而各年碑石並書臣某奉勅撰其文又未嘗經御覽揆之事體似有未安臣今謹上文稿伏乞少運睿思改發禮部仍行翰林院擬定制勅房官一頁書寫刻石上允之遂著為例據此則前是焦芳之撰戊辰記阿附權奸改更制度既非奉欽依者徐文華之疏請更撰又何難也史於叙王恭襄公瓊出副都御史陞戶部侍郎而不

言其轉吏部右侍郎及改南京則失之略謂加太子少保秩滿加太子太保尋加少傅太子太傅一品秩滿加少師太子太師則大誤自太子少保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則以山西邊功也加少傅則以兩廣功也加少師則以應州功也原無先加太子太保及以滿考推恩且稱許亦過情

十六年廢順天府丞周璽子襄為國子生璽故以都給事中論劾逆瑾及黨惡錦衣衛指揮楊玉遂為誣害杖死上登極已賜祭旌其忠至是其子陳乞恩廢故有是命攷之武錄則璽以府丞時文移與勘事錦衣指揮僉事楊玉抗為所叅劾瑾怒而杖之致死也當時復據其子疏而予之廢史復據部復而書之可謂幸矣

三十一年給事中袁洪愈劾翰林院檢討梁紹儒吏部文選司郎中白璧調紹儒外任下璧于鎮撫司拷問有跡乃罷為民按璧止是降邊方雜戢尋遷布政司叅議以三十四年山西地震壓死今云為民誤也史于仇鸞敗事曲得其情而亦使之心伏所載大學士徐某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覽之大驚考之徐公奏云鸞疾非旦夕可愈防秋方急皇上早賜

斷處庶免誤事又云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于一將者且戰守異術人鮮全方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既足有濟日後亦可無虞蓋其時鴛疾雖甚勢尚薰灼上意尚未可測尋徐公此疏可謂婉而當矣而通虜誤國之狀實未遽詳指也余曾見徐公言上報札吾非不知鴛但欲甚其所為耳至夕而將印收矣又分宜聞有徐公疏恨不先之繞床走十餘匝不能寢

史于四十年二月壬午云改少保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歐陽進必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不言其辭與不免也

按歐陽與首輔嚴為密戚既以督工累加至少保志已滿而畏工部艱而繁欲避之時吏部吳亦嚴密戚也合而推歐陽上知其意弗悅也例當有辭疏疏既上而吏部別有會推官疏先已具歐陽名上于辭疏忽批云歐陽進必已之任了如何又辭歐陽踟躕甚而謀之嚴教以之任不復謝上亦無如之何矣僅一月而吏部吳勅致仕禮部尚書亦缺俱當推補而左侍郎袁公為上眷倚甚旦夕且得禮部而以署部事例先會官推吳缺而後可及禮部與右侍郎馮公率郎中以下入直所叩之嚴嚴翹頰曰年資官

位孰有先歐陽進必者其與吏部表裏孰有如都察院者又何問為時中外皆知歐陽為上所厭惡推之則必取忤而又不肯違乃相率詣次相徐公所謀之亦不能決已而嚴子世蕃亦至直再使人趣袁公以下往會議方窘甚忽中使傳旨云袁煒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兼官若故袁公喜而揖馮公曰別公去具辭草耳公善為謀於是馮公淚承睫而言袁公上所眷即忤旨必無他其罪我去我若孤鵠腐鼠耳郎以下皆失色及見嚴果不敢抗次早會推以歐陽名居首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啓謂歐陽進必

果臣兒女親而為人長者其資簿宦秩俱在六卿前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取疏以硃筆點用歐陽字筆重而硃濕覺透無存者蓋不久而竟逐之嚴卻不能救也此時新蔡張助甫為文選貢外郎身履其事與余細述之吐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王介甫不足道也史于此等事殊簡略史言三月己亥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禮部尚書吳山冠帶閒任吏部左侍郎袁煒為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兼官如故戊寅改少保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亦不具辭與否與所以

至十月戊寅故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卒其家為請
贈部復許之上曰若水偽學亂正此奏浮詞誇譽
責對狀奪歐陽少保太子太保止為尚書十一月庚
子南京吏部尚書缺會推太子少保掌詹事府郭朴
上以文選諸臣不宜擅推責諸臣且謂歐陽性固勤
慎自連轉以後百凡專肆大失大臣体姑着致仕而
用郭公代之

史于陸武惠炳傳稱己亥上南幸承天至衛輝行
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上出于火
上識其姓名即拜都指揮使累陞至今職及考華亭

公所撰墓誌於炳事甚詳却一字不之及豈公于其
時有所諱耶縱諱之何不略言從南狩時効勤勞與
遷轉乃至并扈從俱畧之也志稱炳以戊戌管衛事
冬轉實授指揮使加俸及服色一級甲辰冬署衛印
獲子殺母者陞都指揮同知則己亥之扈從與歸而
拜都指揮使皆誤也史言炳任豪惡吏為爪牙多任
耳目銖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過者即榜掠文致成
獄沒其貲產所夷滅不可勝道累貲至巨萬豪侈自
奉營別宅十餘所皆崇麗分署姬妾紈綺寶玩所在
充牣供張不移而具時遊處其間東西惟意又置良

田宅于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處皆有庄店
聲勢震天下可謂實錄獨其陰操吏兵二部權每文
武大選岳牧進退時時與之而給事御史翰林吏部
多有出其門下者始與嚴氏石交晚而移嚮間隙已
成彼此各俟間而發此皆未之及也

穆廟錄載三年十二月庚申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
吏部事余是時親覩邸報高拱以原官掌管吏部事
並無所謂不妨閣務與掌字而以故不遣行人不齎
勅而吏部僅以咨移兵部遣一指揮往高拱頗不樂

至次年二月到任朦朧與閣務而與掌都察院大學
士趙貞吉俱免奏事承 旨始直為閣臣矣錄殊不
實蓋王元馭所撰嘗與余爭以為實兼不自知其誤
也

穆廟錄于萬鏜贈太子太保下云鏜以論趙文華進
百花仙酒忤 旨為民誤也鏜以合前官任及道里
月日考九年滿為文華所訐未嘗論百花仙酒也又
謂陶仲文請急歸里朱隆禧邀至家飲厚賂之而以
方藥上聞亦誤也陶由河南取道至麻城去崑山千
余里而遠朱雖因之進香布實無緣邀至家

徐宗伯冰廳劄記載王金事謂趙文華視師歸上
愛幸之既傾李太宰旦夕希入閣分宜父子即昵文
華然以非故事意頗難之乃自以王金所釀仙酒進
曰飲之可長年臣師嵩所經驗也上以問分宜訖
曰文華安得輕躁如此倘上服之不效誰坐欺罔
乃宛轉復奏曰臣平生不近藥餌而有徇馬之年誠
不知其所以然也上喜其酒于宮中數飲之竟不
責問文華而王金自此數以姓名通于上前亦時
時密進丹方文華恃寵驕肆益甚上遣內使至文
華宅有所齎賚文華適被酒對內使不能拜起還奏

之 上怒其不敬尋有旨勒歸而王金入為御醫
矣此事雖彷彿而先後不甚合余于壬子年在燕中
知進仙酒事百花仙酒者釀蜜為之味純甘而薄以
蜜採百花故託曰百花仙酒時文華尚為通政使得
之鄉人亦非王金也而輒進之上曰臣師嵩服之
而壽上以問分宜分宜怒其不先白已也以惡言
詆之而次日召文華至直所責而詈焉其聲達于外
華亭餘姚二相乃過分宜所見文華方跪泣而分宜
詈不已二相為之宛轉以解後分宜罷在九卿進謁
獨令從吏扶文華而出之文華迫乃重賂分宜夫人

使置耳室俟分宜入內小飲令文華出拜謝乃解最
後文華以大司空南征歸得幸加少保分宜因荐其
文學當入直上弗應也而文華益驕待中貴人不
以禮嘗有所進方士藥且盡而上索之急懼荅曰
此皆受之文華臣但脩合耳上使小璫從文華所
索之文華不應璫曰公不憂上怒耶文華傲然曰
上怒寧殺我璫還以其語告上頰首曰真謂我
不能殺汝而西苑方造新閣促工文華復應之緩
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甍問曰誰氏第也一
璫曰趙尚書新宅也一璫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渠

亦何暇為上新閣上益恨之自是逐文華矣前
事余所親見後事乃徐少師言之甚詳

又言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
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
浪西湖上又恃寵凌巖有司為御史所奏上怒逮
至京師斬之按相之初歸賜馳驛給半歲假相歸驕
侈宴佚挾持郡邑然頗漏分宜父子納賄事分宜聞
而怒之假將滿比上至吳門而傳有倭警徘徊一月
餘始蒞其官舟尾為舟人所供一小神像時呼談侍
郎與語相怪之抵淮飲于漕憲歸入舟而跌傷左臂

乃其實上聞請移假 上怒切責侯至京聽該科叅
究相馳之京自意當降秩供事而已叅疏上逮付刑
部無以罪也使郎探之分宜子荅曰 上怒甚必擬
死而後愜乃坐以比附棄毀制書律斬報可明年冬
遂同張司馬等棄市

偶有致徐文貞公傳者似非其家所請中間雖見叙
贊而中多風刺且踈脫齷妄之語往七有之乃嚶然
自謂惇史毋乃非當且垂忠厚之道乎哉聊爲析之
一謂公雅意在本朝介相國夏言客引入內會 皇
太子出閣選官屬改洗馬云七所云客者必御醫顧
定芳也顧爲陸文裕公表弟而相國其門生以是稱
相知然公之締姻實在洗馬後及世廟南幸立 皇
太子備官僚非出閣也內閣前後薦辟多私人爲給
事御史所糾劾 上特委吏部推舉時許文簡公讚
虛心博訪所舉霍韜呂柟鄒守益薛蕙任瀚黃佐及

公等皆天下知名士。上斥蕙不用，餘俱召入。夏公大不懌，而無如之何。今謂公爲相國所用，何大謬也。又謂公欲以陰計撓嵩權，其寵固無間也。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嵩持衆議，請上還大內。上念大內諸帝所升殿地，而方巽，至殊庭，欲高世比德於九皇，則永壽宅新庶幾，可以通天候神，非徒恃九閣爲重威也。甚不懌嵩，請公揣知微旨，則請任永壽工。上大悅，遂移嵩寵與公矣。公請以子璠閱視，僅百日而工就。上徙居焉，更名曰萬壽。進公少師，而璠亦超拜太常少卿。此語似是而實不然。蓋萬壽旣災，公卿大臣皆欲上還大內，而不敢嵩故測。上之不欲歸大內也，因請幸南內。上不懌，謂南內故英宗皇帝居之，是且欲幽我，以屬公公度不可。已始請以三殿大工之餘木而趣治之，以百日爲期，且請身與工部臣雷禮計之，百日而工果就。上以是益重公，其命尚寶永璠兼工部主事與工程亦。上意也，非公請也。今日公欲以陰計撓嵩權，云七母乃過於刻薄乎。即公有之王沂公之逐，丁謂用權以濟正，亦無不可者，而何煩其指挾也。

文貞公當柄政之始榜於坐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
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其言甚美而山齋
語錄乃條譏之以爲 世廟之英明威福豈下移者
分宜特借威福以行其私耳今日以威福還者十主
上則皆據之于臣而今還之於君也是于已爲美稱
而于君顧掩其明聖嗟乎此語何其險而巧中也彼
不覩分宜父子竊威福之久天下知其子而不知有
父知其父而不知有君非一日矣文貞之語誠欲釋
君之疑而開衆之惑也政務還諸司使諸司得舉其
職耳以用舍賞罰還公論欲使公論得伸耳豈謂漫

然模稜一無所可否耶今謂其欲取人心而昧大體
不知其何說也噫使此語在分宜時分宜必不至敗
使此語在江陵時江陵必不至覆大抵後進刻薄中
傷前輩知有快其口而不知有天理人心類如此

尾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八

史乘攷誤九

自此以下三卷皆攷家乘誤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三年北征以徐魏公為征虜大將軍常鄂公為左副將軍鄂公卒李曹公代之馮宋公為右副將軍鄧衛公為左副副將軍湯信公為右副副將軍見實錄甚明而鄧湯二公神道碑俱稱副將軍蓋不解副副將軍為何語也馮公時尚名宗異

楊文貞撰朱東平墓志征安南命王總兵佩征夷大將軍印印文實征夷將軍也實錄制勅俱可查

史官叙傳固以簡嚴爲體然至楊文定之作文貞神
道碑此甚不可曉如公翊輔謨猷見於三朝聖諭
錄其可載者甚多而救止龔趙一事功德甚偉今僅
含糊二語而於他事一無所及乃至一主考鄉試兩
主會試及宣皇續賜銘記俱遺之文貞於楊文敏
居恒不甚合而碑事詳悉無遺乃知二公之用意厚
薄不倫如此公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加
少保無兼官踰月而進兼兵部尚書今曰陞少保兵
部尚書亦非實錄大抵文定自詫簡嚴沒人善如此
數不可枚紀卷二十八

解學士年譜所載應制諸詩皆鄙俚之甚其爲中書
科庶吉士雖時時在左右然當時宮闈之禁甚嚴豈
有宮人侍側命賦詩理且所謂貴妃逝翰林儒臣往
舉哀上以一白紙付公命讀祭文衆俯伏皆驚公
遂對紙口讀曰巫山一片雲庾嶺一團雪洛陽一枝
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宋小說載
楊文公億事蓋弔遼中宮而忘撰文臨岐口占以授
之耳有宋板書可據吾尚謂其滑稽非五言體以爲
不實今以歸學士甚無謂也於太宗朝又有西域
貢商羊獨脚鳥以問公公對曰臣能識之乃語來使

曰此鳥名商羊左肋下有肉鼓右肋下有肉鐘發鼓則舞撞鐘則鳴上試之果然問出何書曰幼看藏經故識此鳥按商羊乃夫子對魯事藏經則無之且永樂中外域進貢一物史皆備書之豈有進異鳥而獨遺者如此語太似徽州人作戲劇傳奇話又謂公下錦衣獄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大雪早朝上顧諸大臣而曰此尚覺寒邊塞外豈無失所者乎諸大臣乘間奏曰豈唯邊塞惟陛下几席之近或有之上問爲誰曰犯人解縉上聞惻然太息曰這厮還在獄未釋乎遂罷朝諸大臣退即赴獄中以上悔

意告公出上所命楷書觀音金剛經傳觀而別翌日早朝欽天監奏昨夜文星墜上愕然疑駭久之既而命中使召公於獄一時在獄親屬皆悞危之托病劇對中使遽以聞上歎曰解縉惜福薄矣俄而錦衣衛官奏公病卒上對羣臣悼惜嗟嘆不已當時管膳者多貽怒而肆誅焉按此恐非實錄太宗威嚴叵測諸大臣豈敢遽以公奏而上意惜之諸大臣且以其說聞公矣次日之召胡爲而遽以疾對且致死也錦衣奏病卒後上既悼惜嗟嘆不已胡爲而子禎亮姪禎期與公之妻妾謫遼東三萬鐵

嶺衛房族解烏仔十八房亦皆遠戍耶攷之野史乃
錦衣師紀綱上囚籍上見公姓名而怒曰縉猶不
死耶綱退而與縉對泣沃以燒酒埋雪中立死此語
近是

程學士敏政作其故宗人長史道傳謂高皇帝上
賓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荆
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
事得幸公每召而答責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
人至荊州公草封事上之凡數千言文皇帝既正
大統紀綱者亦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使被

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殺之鐘
錄其家按遼王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九月奏謂
遼地荒遠請徙國荊州詔從之是時文皇帝即大位
久矣乃謂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封
事上之不亦誤乎又紀綱者山東臨邑書生也謂為
遼府護衛公每召而答責之不又誤乎然則道之有
忤于燕或佐遼時有之而不于荊州也
楊文貞為文敏墓誌銘云胡公歿公掌翰林院事益
見親密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
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聽公遂密言

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據其辭義
公與諸大臣相為排詆也攷行狀前事頗詳第公以
戊戌五月推祭酒故也又稱上覽而嘉之密諭曰
實切時弊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羣臣益相猜
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
入奏眾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
不赦今正云留中不下則御史鄧真所上何疏耶抑
將以此為諱耶若文定神道碑併上疏事盡削之大
抵南楊為碑誌之類尤寂寥不足道
于肅愍以兵部右侍郎撫山西河南十八年轉左侍

即因奏中疏請入朝內陽許之而有旨令科道官
候其入廷奏下錦衣獄及法司論當徒贖不許復論
斬罪因監至熱審都察院以請降行在大理寺右少
卿碑狀第言其忤王振降官而不言所以與下獄事
盖有諱也

史言公有疾上賜勅曰昨聞卿偶膺重疾朕為惕
然念卿夙膺重托旦夕不可或無已令近臣攜醫往
視茲復賜卿白金五十兩為湯藥費并賜羊酒白米
卿其勉扶病體副朕惓惓之意碑文內稱公素苦痰
疾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上遣太監興安大醫院使

重宿來視宿曰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爲上言之且
迹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
公所用悉給自尚方此豈時事耶史與碑不兼載
故爲紀之

三朝聖諭錄楊文貞撰云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
虞謙官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此宜密奏不當朝班
對衆爲賣恩又言其屬少卿楊時習先導之而謙不
從遂降爲大理少卿而遷時習爲卿尋以士奇諫復
謙大理卿而改時習交趾按察使後文貞爲虞公墓
誌絕不及此夫文貞造膝之諫以嫌于市恩不書可

也官之降與復豈小事而可併廢不載乎然當以

聖諭錄爲確

楊文貞撰夏忠靖神道碑謂太宗將親征公忤旨
罷官按是時繫獄籍行李至帝崩而後出之也又
蹇夏二公輟部務後賜珊瑚筆格研調旨公於二碑
皆不之載豈以其近於侵閣權耶何言信史也又碑
辭稱仁宗嗣位即日復尚書遂加少保今上正
位東宮加太子少傅按呂震初加太子少師而公爲
太子少傅上見公班在呂下遂加少保後呂以缺
望亦加太子太保是公加太子少傅在前而少保在

後也實錄及呂公碑可攷文貞與公同朝而紀事脫略如此

金榮襄公濂墓誌陳芳洲循譔其自戶部尚書左遷工部不言所以亦不言落太子太保與後復官何文肅喬新爲碑陰記云浙東大姓有輸歲賦綿緡至京者適有詔蠲逋賦乃匿其半而以半賄權貴囑公以赦蠲之公言此乃已徵在官者力持不可權貴怒嗾臺諫劾公文致其罪請下廷尉景皇帝察其誣不許都御史王文與公有隙抗言詆公不得已落公太子太保改工部尚書先公爲吏部尚書上言公有經

濟才其計度財賦以充邊儲非爲私也帝嘉納之遷公戶部復太保又云此事乃喬新所睹記者不敢誣也先公者文淵也按陳公既爲墓誌而王文又上疏詆公之人則當時所爲權貴能嗾臺諫者又爲何人耶然還戶部後至易儲始復太子太保實不因文淵請實錄可據

沐忠敬王晟碑楊文貞撰麓川之敗與其臨卒時狀不盡掩其所掩者陳季循簡定之敗耳袁永之定襄伯郭登傳及定襄碑誌俱稱謀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

二鼓謀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士問計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即一退被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中興戰功第一攷之史登奏達賊從順聖川入寇駐沙窩臣等督官軍與敵斬首十一級生擒哈刺等三名賊

衆潰散追至栲栳山復戰又斬首五級集所擄男女百十六馬九十八疋牛騾驢六百二十一頭馬鞍七十五盃甲弓箭等器四百餘然則斬首捕虜僅十九耳所謂精銳二百騎安在而人口牛馬弓械何嘗有萬計也實錄所記大扞據定襄捷奏而志傳所記似以人口捷奏有虛張而今僅若此志傳之虛罔可知也當時昌平武清之功類如之惟石定遠兩戰及楊信之數混入且其詞亦誇張楊彰武一戰差強人意耳安遠柳武肅侯溥墓誌錢文通撰云正統十四年師還進太子太師後守廣西天順改元 上念功勞

召進太傅掌營府二年以疾就閒按實錄景泰三年
易儲平江侯陳豫武清侯石亨爲太子太師安遠侯
柳溥爲太子太傅五年以鎮守廣西加太子太師天
順初以鎮聿肅加太傅及據李文達日錄柳溥征西
無功還進駝馬上令言官劾罷其太傅今志文言
十四年不及太子太傅云進太傅掌營府而不言鎮
聿肅加又不言罷太傅皆謬
廖學士撰茹忠誠瑞傳云乞致仕尋以事逮至京師
死於獄而不能詳其得罪之故按谷王穗在長沙已
蓄異志瑞告歸祭墓覺之不入城朝謁王以祖訓

糾之上不得已下瑞獄病死後王竟以謀逆削國
史載之甚詳瑞曾爲吏部尚書傳亦不載
黃忠宣公神道碑按公鎮交趾日考士中妣王氏卒
於家公奪情不許守制皆不之及

余見黃氏雙槐歲抄稱陳璉自按察使改通政使掌
國子監事筆之異典後見王文端撰陳公志止言通
政使而不言掌國子監幾欲削之然謂黃才伯陳之
鄉人也不應舛誤後又見國子司業吳溥墓表云宣
德丙午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設宴公堂是夕
溥卒最後攷之實錄亦云蓋自遷通政使即專掌國

子監而墓志遺之文端之脫漏一至於此
少保黃文簡公淮墓志其以大學士歸養後謝恩
至京主會試見禮部試錄甚詳事甚奇而志不載可
謂闕畧之甚

王文安公英丁酉主應天試庚子癸卯主順天試戊
戌庚戌壬戌主會試而傳不悉載第云屢爲會試考
官而已亦大脫畧

權謹傳謂文華殿大學士以疾乞歸進秩通政司叅
議聽致仕非也通叅與殿學同品攷削宣廟實錄乃
是改通叅政後久之始致仕耳

徐武功行狀云年二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
士第 詔簡進士爲庶吉士數視列宿公與其列所
以作養而期待之甚至久之一日宣宗御便殿召所
簡二十八人者親命之題試之擢公第一按公中鄉
試之年實二十六非二十三也攷之 國史登第之
歲爲宣德癸丑 上選進士尹昌黃瓚趙智陳雲傅
綱黃回六人爲庶吉士令王直教習十一月復選徐
瑄賴世隆吳節李紹姜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
鄭達方熙何瑄爲庶吉士亦命直教之蓋兩選矣而
共十九人今既不詳其事而云二十八人抑何誤也

商文毅公志初入內閣由侍讀遷翰林院學士以易
儲進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及左春坊大學士寰宇通
志成加兼太常寺卿餘如故志皆不載豈以景泰中
遷官故諱之耶

王忠肅行狀云南陽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內閣
乏人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尋又敗去 上召公問
曰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如賢者與臣處久始終如
此本分人也遂復李公于內閣按李公自去位至復
一月內事耳公所薦必岳季方然李復內閣之三日
而岳改教內豎不應云敗去始薦李也恐所記未甚

確

姚文敏作王忠肅公行狀雖極推獎而中有云性多
猜疑好籠馭人坐是爲小人窺覬以左道投之卒爲
所賣者多矣故人以知人爲病又云予忝與公同事
近一年相與一出于正荷公頗相愛然不能無南人
之嫌以上雖近于直筆而實與公不相類蓋文敏之
弟龍爲福建左布政使有吏才頗不飾簞簋忠肅之
鄉人右布政劉讓龔鄙與龍不相得龍之入覲欲因
文敏以去讓而忠肅併龍斥之蓋不能無對筆也
鄒文敏濟以少詹事事 仁宗東宮卒後贈太子少

保謚文敏給誥成化中子康靖幹滿尚書三載于例
無可推恩而康靖固請一級之贈吏部乃擬贈職尚
書而加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誥特旨進一級遂得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茲亦可謂異恩史載之甚詳而
文敏康靖家傳俱不及因識於此

成化二年兵部事例凡總兵侯伯坐於巡撫之左都
督坐於巡撫之右若係文臣總督提督不論侯伯雖
僉都亦坐其右十四年總督兩廣右副都御史朱英
坐總兵官平鄉伯陳懷左懷與之爭總鎮太監顧恒
為奏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議如二年例詔革英

總督止為巡撫居數日子俊等上言英等招撫猺獞
功多請論功行賞及言總督不可輒革恐巡撫權輕
不能彈壓諸夷有懷旨朱英陞右都御史仍總督軍
務兼巡撫顧恒陳政俱賞銀三十兩綵段四表裏仍
各賜勅獎勵是舉也初欲伸陳懷以抑朱英故革英
總督既而以事體未便故復英總督終以坐次為嫌
故進英右都英可謂無妄之抑非分之遇矣其碑志
俱不載進官之由聊志於此

倪文毅作郭定襄高墓志為尚寶司丞斌之子季父
忠武侯登之嗣以公器識不凡具名上聞請以為後

忠武性剛介少許可既以公爲嗣愛養備至擇名師
訓誨日督課如儒生公亦克承其志益加奮勵籍然
稱賢于時其在宿衛痛斥統綺習謹飭益至既襲爵
兩使王藩以禮自持凡所賜予悉辭弗受訓練營卒
咸有方畧寬嚴適中生平篤於孝友諸伯叔母無嗣
者咸迎養于家待宗黨以和馭卑下以惠云云攷之
于史則謂高狂悖不檢登西行時留家眷屬嵩嘗高
悉窘其衣食以諸妾有縫紉自給而瀕于死者登還
自悼作詩嘆已無嗣而以梟獍比嵩欲黜之以其婚
于會昌侯而侯嘗活已于難遂隱忍齋恨而歿侯者

孫繼宗也婚者娶繼宗之弟錦衣都指揮使顯宗女
也活已于難蓋天順初元復辟時事夫以文毅侃
侃良史而諛墓之言不可信乃爾

羅汝敬墓碑謂仁宗臨御公言時政十五事降雲
南道監察御史且令掌道蓋公所言過直故降官然
亦以其敢言有學識使歷風憲可大用也公執法持
正理冤獄多平反者宣廟嗣位交趾黎利弗靖陞
公工部右侍郎諭利按史洪熙元年五月己卯行在
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
庚辰上不豫遣中官召皇太子辛巳晏駕相

去僅一日耳汝敬後督陝西屯政以言官摘其受賂
事有旨下獄論死長繫久之始釋為為事官仍理
屯事後自引詔例復職再捕下獄仍為為事官久之
始復職而志止言邊臣不得為姦利者輒加誣謗公
還朝言之詔勿問令公復位抑何相背違也
李空同作黃封丘綬傳云父中商重慶生公生之夜
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為汝子以公為忠定之
後身也按忠定以宣德十年乙卯卒而黃公以正統
十二年丁卯中鄉舉年二十五戊辰中進士二十六
則忠定捐館之年黃公已十三歲矣

尹文和直誌謝尚書一瓊墓 皇上臨御二十有二
年既久于總攬動見羣情乃赫然更置一二大臣首
昭直于南都參典密務且起致仕都憲劉公叔融正
中臺繼擢李公孜德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劉公召和
為少宰黃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劉介寡
偶一旦聯陞輿論翕然稱快按立齋閒錄云初直為
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部侍郎缺負歷城尹公素不
善直他有舉薦 上皆不允內以直為之翌日廷遇
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 帝心者自此結怨
尤深已而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司馬馬公為兵

部侍郎被宦者汪直恃寵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所
宜爲請補南京禮部汪直寵寢衰直經營再入歷城
又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後
既與孜省景輦擠罷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
登名是錄者異日有服大僚亦惟斷斷焉休休焉好
惡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俾無
一賢不効于用無一夫不獲其所斯爲有光于科目
設或此町彼畦媚賢忌能且朋比媒黷自底僨僇爲
斯文玷亦奚賴焉說者謂至此尤未忘情于歷城也
既而水山覘見直與景等亦爲臺諫論罷職名至指

爲小人之尤一網盡去雖若以譏刺歷城而亦若自
嘲云爾然則尹之典密務與王公皆自李孜省引之
而所謂輿論翕然稱快者寧實錄也

李文正作王襄敏墓志殊不詳如云庚子出大同至
威寧海瞭虜營所在亟出兵擣之擒男婦七十斬首
四百餘以大捷聞勅封威寧伯歲祿若干石仍兼都
御史辛丑出寧夏擒賊十人斬首百餘廷議文臣伯
以上不得進封加太子太傅增祿四百石總五軍營
兵署前軍都督府提督圍營未幾出佩將軍印鎮大
同移鎮延綏尋罷居安陸按公之封威寧加勛號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桂國歲
祿一千二百石身免二死子孫免一死世世承襲及
寧夏捷陞賞之後挂平胡將軍印兼統宣大兵虜入
延綏河西等處越等分道發兵敗之斬首二百餘越
加歲祿五十石史以爲此一挫虜遂不敢深入特以
寵衰故賞薄耳而志乃畧不之及何也越之初出挂
平胡將軍印其專制大同改征虜前將軍印復改鎮
延綏則無印而志俱佚之

墓志又言其弘治七年自列得以左都御史致仕九
年四月之起掌院不及也蓋屠襄惠自左都轉吏部

推代者四員皆不用內批特用襄敏以六科十三道
言下吏部會議具功罪奏聞詔已之至十年十月以
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各路邊務兼巡撫
地方初以虜寇肅州之沙窩堡撫鎮不能禦議設總
制官吏兵二部初擬上三人再擬四人皆不用最後
擬越乃用之按孫世其磯園雜錄云部之再推也屠
襄惠以襄敏知己之恩欲用之馬端肅執不可襄惠
謂此擔亦須用此輩人擔端肅勵聲謂屠瀟擔不得
馬文升却擔得而內意則已定矣所謂內意者蓋李
廣也襄敏蒞任雖以戰功加少保太子太傅而李廣

坐事飲酖死言官交章論奸黨凡十餘章皆襄敏爲首文士暫以邊計之重已之而襄敏不勝憂恚至病死誌文所謂議復哈密事數月未報慮泄事機焦勞過度遂成疾而卒蓋諱之也
徐文靖作程尚書宗墓志謂公丁母憂服除會木邦酋長罕寗法益養恩六與孟密曩罕美母子累歲相仇殺雲南守臣奏乞調兵討之朝議以爲不便宜遣大臣如程某者往諭乃即其家賜以璽書而行公被勅旨諭之折其辯說及見曩罕美復責其擅相攻擊之罪皆頓首服乃以具奏始設木密安撫司以材寨

歸木邦不相統攝而西南遂無事矣
朝廷嘉之擢公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田汝成西南夷傳謂孟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有寶井木邦以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者華言頭目也娶宣慰使罕楛女曩罕美罕楛與司歪皆死罕寗嗣爲宣慰而曩罕美專孟密政遂叛賂鎮守南寧伯毛勝許得自通貢復賂太監錢能益恣肆畧地至木邦太監王舉索寶于曩罕美不遂上疏請討之曩罕美大懼而所任有周賓五者江西人也密謂曰毋憂夫萬閣老者貪聞天下而拉權結
昭德宮與萬皇親善若以重寶結之豈唯

無征即得官如木邦矣曩罕美然之乃大遺其金寶
于安安召職方郎中劉大夏俾往撫大夏辭不任乃
即家起程宗以意授之宗至雲南而巡撫吳誠持不
可宗大怒曰萬公甚銜汝即一日逮使至吾不汝救
也誠憂恚發疾卒宗仍率鎮守往撫孟密與曩罕美
出迎曩罕美已悉安指益倨不肯見曰我謁都堂須
坐講又曰我不能遠涉都堂幸就我宗不獲已至南
于山曩罕美始來坐良久乃曰木邦之于我孟密猶
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倍大象矣寧能復納之
腹中耶宗曰然遂以所畧木邦地畀之設安撫司以

曩罕美孫爲之俾世襲疏上安大喜悉如議累遷宗
至尚書曩罕美既得志遂舉兵破木邦逐罕密諸番
子孟養輩俱不平遣兵衛罕密聲言必滅孟密而按察
副使林俊復裁之孟密懼稍稍還木邦侵地自是並
立日仇殺矣攷之史畧同而謂宗于木邦使至者皆
杖遣之而曩罕美使至則厚犒之且謂巡撫後益驕倨
不事事凡上官衙門關節皆以子通子尤暴橫莫敢
誰何孟密自宗右之後遂盡屠木邦掘罕密法父祖
冢奪其金牌信符西南夷皆竊睥睨輕中國矣 國
史野史如此志文所稱似曲筆不可信也

崔莊敏公恭堃誌已丑陞吏部尚書尋轉南京甲午
參贊守備機務按公自吏部以母憂歸自至京起復
故補南京不然無故改南將為斥謫矣

中尉睦樸撰馬端肅傳云天順七年遷福建按察使
明年以家難歸成化四年起為右副都御史撫陝西
按馬公南京大理卿丁憂非按察使公以弘治四年
丁繼母憂奪情起復見奏疏十三年推吏部居首言
官以兵部非公不可詔特加少傅而傳與行狀俱遺
之

陸康僖公瑜神道碑乃盱江何文肅撰謂錦衣衛指

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健
謀反事下達鞫之達煅煉以為反狀已具奏請會三
法司審問眾相顧莫敢異論公獨明其冤達怒語侵
公公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耳吾何敢舍所執
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不從譖公欲出反者 上
知公無他曰彼欲重慎耳及奏上止誅斌兄弟而免
其妻子據 英廟實錄具斌冤狀甚詳而云下三法
司廷鞫之無敢有異獄上斌健磔于市從坐論斬者
二十六人妻子沒官者四十六人然則陸公何嘗執
辯而妻子何嘗免也亦何嘗止誅斌健兄弟也修

孝廟錄者以文肅碑為據恐未確至謂瑜多平反惟
武功伯徐有貞之獄眾莫能折瑜獨以有貞自撰誥
詞雖經進 御覽乃雜他文書取旨為罪有貞坐重
譴以去人亦莫之惜也按武功以天順元年七月下
獄論死末減謫金齒為民陸公尚為山東左布政使
明年李文達薦之方召為刑部尚書今云獄成于公
何孟浪至此

董公軒墓誌云公以太常卿掌欽天監癸卯春以疾
乞休許之據國史乞改南自便而 旨勒令致仕
尹文和傳樂安程諧撰尹所自草也毋論其為第三

相且初入而以 孝廟即位之詔歸羨為附會至云
云公夢萬騎溫公自洛來由是人以公更化之美直
如司馬君實謂為讖也此語豈不貽笑有識又謂新
政初已擬擢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而公求去不
已遂得致仕按此為六科給事中宋瑛等論劾公與
禮部侍郎黃景得 旨爾等言事尹直黃景既進用
不合公論直著致仕給驛還鄉黃景冠帶閒住然則
公何嘗求去不巳而所謂太子太傅等官既未奉
明旨何可入傳也尹公令程作生傳皆授之以意不
必程筆

張涇川撰李占澹裕墓志

張涇川撰李占澹裕墓志云丙午考績至京陛見既
退朝上語近侍云李都御史好官貪也遂留為工
部尚書居無何大拜冢宰蓋先是耿公裕在銓曹事
多脫誤至是耿調南京禮部而以公代之實出于
宸斷也按李公為其邑人李孜省所薦而萬文康不
安於耿公故合謀擠之而以李代國史野乘甚明此
志云云亦幾于諺所謂此處無銀矣當是時耿為吏
部馬端肅為兵部俱以不容于孜省而改南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八

寬政承申

